

川西的十一个瞬间

在川大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的致辞上，李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大有同感。他说：四川有我最喜欢的中国文人苏东坡，这里怎么可以不来呢？非常心有戚戚。这样造化钟灵秀的地方，天府之国，花重锦官城，此生如果没有踏足，岂不是太大遗憾。感谢川大的多友们，辛苦筹划了一场精彩的川西之行，让人生夙愿有了实现的因缘。川西之行结束已经有两周了，许多记忆交错成锦，在日常生活里，在路上，电光火石一现，令人微笑沉湎。那些瞬间，不可历数。在此邯郸学步，为了向郑欣的十一问和周葆华的十一大关系致敬，我且记录下十一个瞬间，排名不分先后，兴之所至，只是为自己，也为我们的多闻雅集记录下一鳞半爪，以供友朋他日会心一晒。

论坛



一如既往，每一届的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，是从正经事——学术开始的。川大多友的贴心设计，使得每个人都穿上特别定做的的多友衫，整齐而醒目。一色的红与白，居然坐满一整间大会议室，济济一堂。这次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大聚会。川大的曹院长致欢迎辞，多友代表郑欣回顾“过去的一年和过去的十年”，气氛陡然热烈。李老师的主题演讲，王红老师的“杜甫在成都”演讲，何舟老师和张志安的专题演讲，都使七月的成都更加火热。李老师一如既往，大开大阖，高屋建瓴，洞见迭出，又极其风趣易懂。王红老师的演讲充满诗性，深入浅出，将我

们带入一个唐诗的世界和一个诗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领域。何舟老师完美表达了一个行动记录者的激情与执着；张志安则是新一代学霸男神的代表。

前所未有的大聚会，来了许多学霸和男神女神。在每一场分组讨论中，大家抛开成规，直抒胸臆。可惜分身乏术，只能听到一个现场的讨论。三个总结发言人展现出极高的概括力与语言天赋。许静激情与感性兼具，刘海龙是在玩笑中逻辑分明地概括了影响学术研究的若干变量，周葆华当场阐述了学术研究的十一大关系。他们每个人的话都引发全场笑声和频频点头。我身边的沈荟不时点评：“聪明”、“这个好！”、“有穿透力”，“有境界”。我听着她的点评之点评，觉得又多体会到一层精彩。

茶会



早在来川西之前，何晶和高山冰就说要带好茶和大家共享，果然，到了成都后，有几场因缘际会的茶会令人回味。

其一是第一天报到时分，还未见到大队多友，一帮先到的朋友便相约去杜甫草堂。时日炎热，草堂内草木幽深，凤尾森森。在那著名的草堂不远处另有一茶室，露天，风凉。泡茶师是一位灵动妹子。一行人本来只是歇脚，却被她的茉莉花茶吸引。不是北方常喝的茉莉窰出来的香片，确确实实就是茉莉花。清香淡远，又有回甘。暑热顿消，感觉草堂的诗情画意全都复活了。

其二是在都江堰，赶上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，我和红雨，山冰，郑欣和邹军选择喝茶消暑，山冰带的瓜片和普洱。一杯饮下，大汗淋漓又快意满怀。我们笑说尽管我们年年玩文化苦旅，最开心的就是这些不经意的朋友相聚的时刻，不管哪里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尘梦。

其三是经历奇妙的川西之后回到成都，大家精疲力竭却又依依不舍。林芬拿

出了 03 年的一泡生普，甘醇清劲，与她点的沉香天衣无缝地和谐，是令人惊艳的茶聚。就在那晚，我第一次知道，娇小的她原来酷爱爬山，人生目标就是登遍七大洲的最高峰。就在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，刚刚群上传来她成功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的英姿。林芬带了一件多友衫做登顶留念。皑皑白雪映照下，鲜红的多友衫夺目至极。真是奇女子一枚！也要感谢黄顺铭当初设计多友衫的时候，力排众议，坚持用这种璀璨的红，果然一见难忘，效果惊人。

停电



初到四姑娘山入住，就体验到可以与内蒙沙尘暴媲美的不二经验——停电。虽然导游一路给我们打预防针，藏区条件艰苦，可能有许多突发情况。但是当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，饥肠辘辘赶到酒店，却一片黑暗，真是头都大了。导游打着手电带我们一层层找房间。山区的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。每个人只有打开手机或 iPad 照明。最初的惊惶和疲惫过去之后，大家渐渐恢复了童心，聚集在还有微弱照明的大厅里，领着导游分发的干粮和水，就地吃起来。何晶甚至还跑到厨房里找到了热腾腾的鸡汤。小孩子们兴奋至极，楼上楼下扑腾，穿梭来去，感觉跟露营野餐也没什么区别。一直感冒发烧的葆华蔫蔫走过，居然问我们的吃的是从哪里来的。老师和师母一直淡定坐在那里，安之若素。但当亮光一闪，毫无预警地又恢复电力的时候，一片欢腾！师母举着双手转圈，像个孩子一样开心。那一刻，每个人都在咧嘴大笑，真心喜悦。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停电，就让我们这

些已经过度依赖现代生活的人重新体验了一次前现代的喜悦。

前现代与现代究竟哪个好呢？想起还是在都江堰入住的酒店前面，一地行李，一片混乱，导游声嘶力竭。唐小兵说了一句：可见不能盲目反现代性啊，李老师立刻接了一句：反现代性也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说的。他们居然就在一地行李中抱臂讨论起来。这大概就是与学者旅行最有趣的地方，任何实地经验，立刻能转化成理论思辩。看来学者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物种都更有出离现实的能力。想起在我们那辆车上，柳珊与唐小兵讨论现象学，沈荟和李红涛讨论大学制度，也是醉了。

高反



在去川西之前的数月，就听川大多友们反复提醒预防高原反应。对于我这样不锻炼的人来说，真的有压力。吃了红景天，还是忐忑。

没想到上了高原，自己还好，反应最严重的却是沈荟。平日里大说大笑生龙活虎的一个人，突然间不吭气了，嘴唇发紫，面色发灰。导游哈桑给她拿来氧气罩，她还挣扎着气若游丝说谢谢。当天中午，她连饭也没有吃，就直接回房间睡了。郑欣跑去找老板问有没有什么特效药，老板说只有葡萄糖最好，但是现在没有。郑欣不死心，吃完饭后又跑去找葡萄糖，结果终于找到了，让我拿去给沈荟喝。居然是玻璃瓶装的注射液。也没有砂轮，真不知道如何打开。我硬着头皮还

去找老板，就看到那个藏族汉子，大咧咧用手一掰就掰断了。惊叹啊！我们真是文明的孱弱。连个葡萄糖都搞不定。好在葡萄糖对沈荟同学很有效。

一下午，来看她的人络绎不绝，郑欣啊山冰啊何晶啊王蕾啊红雨啊柳珊啊邹军啊，还有胡一百小夫妻。借着她生病，又大吃大喝了一堆零食。看到她又恢复成一个女汉子，还是蛮开心的。

女歌手



其实四川不仅仅是一个诗词堆砌的世界，它也有它独有的悲伤。08年的汶川地震在国人心中无异于一场国殇。一路上看到雅安，汶川等地名标识牌掠过窗外，每个人心中多少都有沉重。

都江堰的那天晚上，吃过晚饭后，大家三三两两出来闲逛。古镇很小，路过的古清真寺静谧安详，极美。夜灯下的岷江江水湍急，水声如飞珠溅玉，是在温婉的江南看不到美景。然而，最美的，却是这晚在都江堰的江边遇见的女歌手。

那是一个我们一开始没有注意的女孩子，我们在喝茶吃酒，她抱着吉他在酒席间穿梭，神情淡定，有着一张年轻美好的面孔。当歌声从背后传来时，大家投过去的目光都顿了一下，她的双腿明显是一对假肢。在那样美丽年轻的身体上，冰冷的钢铁如此不协调。我们请她过来唱歌。她微笑，非常熟练地调音，攀爬台阶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援手。歌声清甜，我们小心翼翼地看着她，陶醉她的歌声，

也暗自钦佩她的坚强。在休息的片刻，她似乎看出来我们的疑问，云淡风轻地说自己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失去了双腿，被埋 48 个小时救出来的，那时候是 20 岁。她说得那么平淡，听着的人却是心潮难平。

对于我们每一个人，也许是第一次与汶川地震的幸存者如此亲密接触。王蕾听得掉下了眼泪，郑欣悄悄塞了一卷钱给女孩的妈妈。我后来知道，本来是付了十首歌的钱，因为怕她累，只让她唱了五首。我们在她走后不胜唏嘘。命运之下，许多事情是难以抉择的，你只能抉择自己面对的方式。这个年轻女孩子的平淡与坚强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我想创伤记忆的修复不是身在其中，恐怕是难以体会究竟有多难。这样在众人面前袒露创伤，究竟又需要多大的勇气。

每一想起这个女孩，唯有祝福，再祝福。

锅庄



导游哈桑在路上反复强调说这趟旅游只有一个自费项目，就是篝火晚会，关系她和司机的收入，请大家多支持。她说得直爽，大家掏钱也掏得直爽。等到去的那晚，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草台班子，一共三个女演员，四个男演员，热气腾腾，轮流上场，居然也出来不少节目。

我对藏地文化一直很着迷，但也所知甚少。只知道此地的嘉绒藏族是很特别的一支，服饰语言文化都自有特点。据说他们有西夏王族的血统。他们的汉子黝

黑，脸型五官都与汉人不同，虽然是演出，也有一份豪迈的气魄在。女子面容姣好，眉宇间有野性之美，似乎对各种舞蹈都是得心应手。

最后一个压轴节目，是点人上来做节目。我被损友邹老军点上去后，才知道是要飙高音，唱青藏高原的最后一段！顿时场上的人面面相觑。真是抓狂啊！事到临头，只能硬着头皮献丑。在场的小伙伴们实在是太谦让了啊，最后居然是我和黄顺铭拔了头筹。还没从庆幸过关的高兴中清醒过来，主持人又宣布奖品是喝几大碗青稞酒，又一次吓傻了！看到给黄顺铭的是四大碗，心中叫苦，完了完了！主持人又一次戏剧性地宣布，可以请朋友帮助喝。顿时眉花眼笑，虽然是个草台班子，也颇懂戏剧艺术与观众心理学。小黄请了红涛，郑欣和李老师同饮，我请了王蕾，红雨，何晶，山冰和师母同饮。一碗青稞酒饮下，顿时多了几分酒胆。最后的锅庄舞，每个人借着酒意七扭八扭。李老师居然是打着太极转圈的，把大家笑懵了。山区的寒夜，冷到在七月底要穿薄羽绒。千百年来，这里的人们就是用酒、歌舞和牦牛肉度过这些夜晚的吧。

哈桑在路上因为我们全车买票，心情大好，特地叫她妈妈从家里摘了新鲜果子送来感谢我们，顺便把妈妈带到四姑娘山来看这场演出。哈桑妈妈年纪五十有余，衣服很花，人很淳朴。想想她滞留两天只为了看这场演出，心中也有说不出的滋味。但是哈桑和妈妈似乎都很满足这样短暂的一见。

雪山



从未见过雪山，这次的川西之旅最大的奇幻对我而言就是雪山。虽然坐了十

几个小时才来到四姑娘山，又遭遇黑夜停电，只能吃干粮。但当见到双桥沟雪山的一瞬，所有的辛苦都化为赞叹。空气清冽，雪山就在眼前，高耸入云，最高处的白与白云难以分辨，又被太阳涂抹上数道金边。壮阔，大，神秘，圣洁，虔诚之心油然而生。与江南的秀美不同，也与北方的开阔不同，是奇崛。意想不到地平地而起无数峰峦，目力所及，都是连绵不断的沉默庄严的雪山。人在这样的背景中很小，在这样的空气中呼吸有点困难。李老师说：这样的风景，如果让美帝来管理一下，不得了！

最初的赞叹过后，我们立刻变身一堆俗人，大啖烤牦牛肉串，烤松茸，松茸萝卜汤。不得不说，真是味美。也三三两两组成各种四姑娘组合拍照，好应四姑娘山的景。郑欣同学的 iPhone 6 plus 效果最好，被我们果断指定为御用摄影师，留下许多顾影自怜的芳姿。被王在在同学在作文中嘲笑为一群到哪里都拍照的阿姨，哎！真是汗颜。但是好处是一行人旅游回来后，纷纷换了新头像。当然，后来何舟老师随机抓拍的部分多友头像，简直可以上时代封面，太高大上了，那是后话。

藏寨



路上大大小小的藏寨经过不少，真正好好进去看的是甲居藏寨。

我曾经有个研究生写的是桃坪羌寨的论文，我尽管从她的论文进程中大致知道做田野的辛苦。但直到了甲居藏寨，才知道这样的生存环境与内地的想象有多

不一样。

上甲居藏寨的路极其眩晕，一层一层盘旋到云深处，往下一看，是深谷怒河。我是一看就眩晕不已。机械时代的我们来一趟尚且如此辛苦，刀耕火种年代的人又是如何在这么艰难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的。也许是逃避战乱，也许是抵抗敌人。总之，这个寨子的存在，提醒我们还有这样一道美丽的风景。落差极大的山坡上，以赭红和白色为基调的藏寨星罗棋布，层层而下，与青山，白云，高岭，深谷相映衬，别有风情。我们去的那天，开始是薄阴天气，云雾缭绕，似真似幻。那张空前绝后的大合影，让我们意识到，原来，多闻雅集已经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大家庭。

吃饭的那一家名叫“藏族三姐妹”，我们自始至终也没有看见三姐妹的芳容，大家自嘲也许是和著名的“北海道四姐妹”一样，是老太太吧。这里的青苹果可以随便摘，价钱不贵，味道也很清甜。李谢莉的小女儿狂可爱，她一路给我们每个人发果子，发树叶，发石头。后来我女儿开颜抓拍到她一幅追赶小黑猪的照片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多么纯真的小姑娘，她看到的世界一定比我们这些成人有趣多了。

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整个山谷的颜色立刻鲜活起来，层次丰富，美不胜收。在路旁的小卖部，许燕贴心地给我们每个人买了水，梁君健则给我和红雨拍了一张经典的“小卖部”照片。

火锅



来成都之前，就对成都火锅垂涎已久。部分原因是黄顺铭经常发在成都的“巴适”生活馋我们，可是来了之后，川大组委会贴心告示，为了避免火锅刺激肠胃引发不适，公开组织吃火锅要安排在川西之行结束后。尽管非常理解，但吃火锅的心不死。

终于等到回成都了。黄顺铭在我的前座，打了一路电话布置安排吃火锅，据说是王菲吃过的“大宅门”。

似乎是受了多闻雅集热烈气氛的感染，我们进入的时候，空调不给力。火热的火锅和火热的气氛，真是终身难忘的记忆。李老师虽然只能“喊话”，但大家都明白他要说的话。

因为酒保太忙碌，李老师甚至急着自己送啤酒去角落处的桌子，生怕大家没吃好。因为我坐得近，还看见师母、Kitty 和沈菲现场凑现金去买单。那一刻，真的好感动。

想起在香港，在各地吃过的无数次聚餐。想起师母在拉布伦寺跟我们现场讲解迦牟尼 12 岁等身佛像的渊源。想起老师和师母之间充满尊重，欣赏、赞美与亲切的相处方式。老师和师母真像是操持大家庭的家长，以这样一种朴实的方式为孩子们买单。



这顿火热的火锅没有多少吃到胃里，却长久地留在心里。穿梭来敬酒的各位多友，每个人心里都感受到来自城大的这份浓浓情意。

还有忙碌了几个月的川大多友，小黄，刘娜，雅妮，谢莉，徐沛，实在无法感谢你们更多。

多二代



说起多二代小朋友们，真是说不完的故事。

我们这辆车的小朋友最多。绍根的女儿子豫，沈荟的女儿思博，我的女儿开颜，柳珊的女儿童童，邹军的女儿先先，红雨的女儿在在，都是差不多大的。车上还有新认识的翁玉莲、余绍敏、支庭荣和章燕的儿子，最小的是唐小兵的儿子明骏，因为他最小，又憨态可掬，大家都叫他小小兵。一路上小朋友那个热闹，绝对秒杀一众无趣的大人。他们在漫长的旅途中飙歌、逗嘴，吵吵闹闹，恶作剧。好处是，他们玩得如此投入，完全不要爸妈，无形中解放了我们这群大人。

多二代们成立了互助小组，我们开会，他们在宾馆中分组照应小小孩，逛遍川大及周边的超市，男孩子们甚至结伴去市区玩了许多景点。我们谈天说地开大会，他们自助游玩开小会。

总之，比起家庭出游大人的累和孩子的无聊，每年多闻雅集真像一个大夏令营，解放了大人，也解放了孩子的身心。

他们回来后，组织了多二代的小群，天天叽叽咕咕。开颜已经几次提醒我，要我保证明年香港带她去。她一脸热忱说，我要见我的朋友们。

多闻雅集的因缘延续到二代，真是奇妙佳话。

暖友团



每次出来，南京团都是结伴而行。因为多闻雅集还有多闻论坛的缘故，南大南师两校的多友平日里便是互动甚多。对于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而言，因着李老师的因缘，大家可以在职业生涯之外不时相聚，共同精进，真是需要感念的缘分。因故不能来的张宁，还一如既往安排为大家买了机票；因故不能来的红军，每天跟踪我们的动态，表达羡慕嫉妒不恨之情。

其实，我们笑称，南京团早变成江浙沪包邮区，甚至扩展到北京广州和四川，是个越来越大的暖友团。上海的沈荟和柳珊，广州的绍根，我们因为内蒙更因为孩子结缘；杭州的红雨，我们因为多闻论坛重新相聚；李红涛和黄顺铭最早来支持南大 418 博士之家；北京的何晶早在复旦暑期班就认识了，张洪忠的暖在内蒙让大家感念至今。因着种种机缘，我们才有亲如一家的行动一致性。一路上感谢郑欣和山冰愿意做孩子王照顾大家，感谢邹军和绍根夫妇经常带着一群孩子玩，解放一众妈妈，感谢章燕和绍敏一路上变出的无数美食，感谢李红涛和黄顺铭一路耍宝逗嘴让大家开心。

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，现在认识新朋友的速度比较慢。多闻雅集更新换代很快，我们早期的多友渐渐变成中年学者。非常遗憾，许多人以前只在群上听过发言，不熟悉面孔，更没有深入交往的机会。但也欣喜地是，每年都能多认识几个。先红，夏琼，晓梅这些我不能历数的老朋友在此就不表白了。今年认识了素白，惊喜得知她与南京的渊源，认识了爽快的刘娜，认识了谢莉和她可爱的小女儿，当然还有师师，见证你和先生的爱情，让我们所有人都很荣幸，还有不知道为什么叫胡一百的胡冯彬，谢谢你给我们拍了那么多美照。



匆匆记录下这些片光只影，也是自己对抗时间，对抗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。我真希望把这些瞬间都记在心里，也遗憾还没有机缘深入认识每一个人。但同时也觉得时间很长，可以慢慢有很多机缘，很多时间的节点。

有多闻雅集在，我相信你我都会在。

一直期待，一直等待。

南京大学 朱丽丽

2015/8/20